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二回 第三節

眾人說話之間，已經來到了廟前，在附近找了店房住下，準備夜晚拯救三爺與那孝子王寶靈。眾人找店住下，金頭虎喊道：「我們是賣紅貨的，東西太多，我們得用一個清靜跨院。我們這紅貨價值連城，都是貓眼、瑪瑙、翡翠，核桃大的珠子，要是丟一樣，你們賠不起。」店家一看金頭虎那宗神氣，人家也不理他，店家將楊香五等領到了一所西跨院，上房三間。眾英雄來至屋內，店家打來洗臉水，泡了兩壺茶，復又問道：「眾位達官爺吃什麼飯呢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只要得吃的給我們開上兩桌，不怕多，剩下我們也一並給錢。」金頭虎道：「愈多愈好，先給我來二百壺酒。」店家也不敢惹他，也不理他，連連答應：「是是。」走下去啦。工夫不大，將酒飯開來。大家圍繞一坐，侯爺還是不客氣，自己沒等眾人相讓，他就坐在上座啦。十一位英雄吃喝已畢，天色可就黃昏時候啦。店家掌上燈光，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再給我們沏上兩壺茶，夠不夠你們就不用管啦。有事我們再叫你們就是了，沒事你們也不用來。」店家應聲：「是是。」伙計又與大家沏了兩壺茶來，這才退下去了。張茂龍對大家說道：「綠林的規矩，咱們應當二更半前去，惟獨這群淫賊們，咱們可不能按規矩，恐怕那女賊回去，將黃三哥弄到房中調笑逞威。三哥乃是財色木迷的君子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三哥不從，一定潑口大罵淫賊，淫賊惱羞成怒，那時三哥必有性命之憂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錯不錯，黃三哥能比柳下惠，坐懷不亂，他不能辦那宗事。」遂叫道：「張茂龍快去替黃三哥去。聖母娘娘長得玲瓏俊俏，不著脂粉，布衣素服，就那樣的可人，張七爺長得又俏皮，真比那潘安宋玉子都之輩，這才是佳人配才子。張七哥你快去吧，別誤了美事，趕不上著急。」張茂龍一聽，也樂啦，侯爺大眾也俱都樂啦。

張茂龍說道：「傻兄弟，你別玩笑，倘若黃三哥有了差錯，那就晚啦。不論你說什麼，我也要先去的，我到那裡看看光景，也好有個準備。」

張七爺說至此，急忙紮綁停當，帶好零碎，不走大門，躡房越脊，直奔聖母娘娘房捨去了。過桃杏林，進了村莊，就是座北聖母娘娘的房，由清水脊門樓走，跳牆越過，直奔第三道院，縱上房坡，留神向屋內觀看，只見黑暗間燈燭輝煌。後窗戶是紗窗，英雄在瓦簷上一順身？兩隻腳繃住陰陽瓦，珍珠倒掛簾，頭朝下，隱在紗窗外，向西間屋中觀看。借燈光看得真切，屋中又擺頂箱立櫃，描金櫃，珠翠圍繞，蘭麝薰人。靠南窗戶有一張牀，牀上躺著一個美人，不亞如酒醉的一朵石榴花，半躺半臥。秀腕托著香腮，一條腿伸著，一條腿攀著，面向南，身穿粉紅色褲褂，頭上漆黑的青絲，高挽美人髻，翡翠橫頂；翡翠是真紅，翠是碧綠。張茂龍仔細一看，正是那女賊聖母娘娘，此女賊原來變了妝了。張茂龍心中暗道：他這是夜間俏妝打扮，白天捨藥是青水臉，晚間他擦抹胭脂粉，連耳墜都換啦，真金耳圈，大翡翠的艾葉，瘦小的褲褂，沒繫腰帶，散著褲角，窄窄金蓮，雪青緞子小鞋，木底雪白錚亮，真是妖淫的景況，杏眼亂轉，張茂龍心中暗道：好俊的姿容。又見女賊袖口之中，取出一塊桃紅的絹帕，遞在櫻桃口內，用銀牙咬著帕角，十指來回撚這塊絹帕。張茂龍看罷，心中明白啦，這賊淫興來啦。

又見女賊忽然間嗤的一聲笑啦，口中說道：「我為什麼放著白麵餅挨餓呢？」張茂龍心中說道：「我可管不著。」女賊說畢，翻身坐起，坐在牀沿之上叫道：「乾娘啊，你將王寶靈帶來。」

只見外面竹簾一響，走進一個胖婆子，捋著王寶靈的衣服，把王寶靈推到女賊屋甲。張茂龍心中暗道：「他們桃杏林的家規就是這樣，夜間婆子給乾女兒往房中推男子。」那女賊站起身形，將王寶靈兩隻胳膊一捋，拉到茶桌旁椅子上。此時王寶靈兩眼還是發直，怔怔的就坐在椅子上啦，皆因為王寶靈還被迷魂藥迷著呢。那女賊將王寶靈推到椅子上坐定，她就回身來到梳妝台前，一拉抽屜匣，取出一點藥面，自己先聞了，然後又取出了一點藥面，用紙托著，走到王寶靈身旁，對著王寶靈的鼻子一吹。那王寶靈一聞藥面，打了一個噴嚏，鼻涕哈喇子流了下來。那聖母娘娘由袖口中，摸出桃紅小絹帕，給王寶靈擦了擦鼻涕哈喇子。列位，癡心的女子負心郎，這女子他若是愛上了男子，無論有多骯髒，他也不嫌，皆因為愛情的魔力，比什麼都大，死生在所不惜。閒言少敘，且說這女賊給王寶靈擦完鼻涕哈喇子，遂往牀邊上一坐，手托著香腮，微睜杏眼，右腿壓著左腿，直看王寶靈。王寶靈聞瞭解藥啦，心中也明白過來啦，東看看，西望望，遂說道：「我這是來到哪裡啦？」聖母娘娘對著王寶靈一撇嘴：「你還不知道哪？你問誰呢？你還裝糊塗呢？」王寶靈一聽聲音，心中這才明白，原來是聖母娘娘。女賊說道：「我是婦女，你是男子，我大慈大悲，捨藥濟眾，你為甚麼黑夜間入我的臥室？」王寶靈聞聽，驚慌失色，不知所以，遂對聖母娘娘哀告道：「弟子家母染病在牀，只知求聖母娘娘捨藥救苦救難，以療家母之病，實不知因為何故來到聖母娘娘的所在，望求娘娘大發慈悲，將弟子送回家去，弟子好得母子相見。」語畢，落淚不止。張茂龍聞聽，暗暗欽佩，王寶靈真是一位讀書知禮的君子。聖母娘娘聞聽王寶靈之言，冷笑道：

「我們女子的私室，無故的你闖進來啦，還得我們將你送回去，你想著什麼呢？你們家裡也有少婦長女，無故的黑夜之間，去一個野男子闖進屋中，你就將他好好送出去就算完了嗎？你既是讀書的人，難道你不明禮節嗎？男女授受不親，你跑到我屋中，你倒是打算乾甚麼來啦？你一定白天在廟上見了我聖母娘娘，起了淫心，黑夜間偷著闖進屋中。來到屋中，你見我醒著呢，你不敢向我無禮，是我的正氣，將你那邪氣給閉住啦。學生，我說此話對也不對？」王寶靈聞聽此言，把他可就嚇壞啦，口呼：「聖母娘娘，弟子不敢那樣存心，實在不知怎樣來到聖母娘娘的屋中的？望求娘娘念弟子無知，饒恕了弟子吧。」此時女賊聽罷，「嘿嘿」一陣冷笑，遂叫道：「王寶靈，你是胡說亂道，沒有那麼便宜。想來就來，想走就走，你是認打認罰吧？」王寶靈問道：「聖母娘娘，認打怎樣？認罰怎樣？」女賊說道：「你們台灣省也有文武地方官，乃是有王法所在，你要是認打，將你送在當官，治以私入閨房之罪。你要是認罰呀……」女賊語至此，杏眼斜視王寶，往下不言語了。王寶靈連忙問道：「認罰怎樣呢？」聖母娘娘聞聽，嘆息就笑啦，伸出秀腕，將王寶靈的手一捋，叫道：「學生，你真是呆子。我問你窈窕淑女，你愛也不愛？」王寶靈方要後退，哪裡動轉得了，口中叫道：「聖母娘娘，我的手疼，娘娘快撒手吧。我學生讀書知禮，不敢妄為。聖人云：『非禮勿動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聽。我母親病人膏肓，危在旦夕，求聖母娘娘將我送回家去，捨藥不捨藥，沒有關係。倘若我學生一步去遲，我的母親若有不測，罔極深恩，不能報其萬一。別的事情，我學生實不敢為。」聖母娘娘聞聽，說道：「書呆子，我奉玉皇敕旨，下界臨凡，與你有一分姻緣。你若應了我的要求，咱倆一夜顛驚倒風，我再同你到家，與你母親治病，保你母之病立時痊癒。」王寶靈只是搖頭不允，哀求放回家去。

女賊一看王寶靈執意不允，不由怒從心頭起，說道：「我給你一個厲害，你也不知道哇。」說罷，一仰手由牆上摘下一口雙鋒寶劍，對著王寶靈頭上，就是幾晃。王寶靈只嚇得魂不附體，跪在地下苦苦央求。聖母娘娘說道：「只要聖母娘娘願意，那怕你驢兒不拉磨？」王寶靈跪在地下，只知央求饒命啦，那還聽得見聖母娘娘說什麼。那女賊見王寶靈如此模樣，遂說道：「可惜你長得這樣人材，為什麼這麼軟呢？我有心將你的瓢摘了，可惜今天是大喜日子，你看人家那姓黃的有多骨力呀？」

語至此，遂叫道：「乾娘啊，你將他推回去，太軟的沒有用處啦，你把那姓黃的推進來。」

張茂龍在房上雙腳繃著瓦簷，頭朝下，看著聖母娘娘要殺王寶靈的時候，美英雄不由得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膽邊生。又見王寶靈叫道：「天哪，天哪，何人搭救我王寶靈？」張茂龍心中說道：「世界上俱都是男欺女，那有這女子反欺男的道理？」

美英雄思索至此，遂翻身上房，直奔前坡。來到前坡，方要縱下之時，又聽得聖母娘娘說道：「我今天是大喜日子，要不然我摘你的瓢。那姓黃的有多骨力呀。」張茂龍一聽，心中明白，原來是先不殺王寶靈，叫胖婆子去推黃三太去。張茂龍暗道：「這倒是個機會，我們小弟兄中誰也沒有黃三太嘴硬，今天我倒要看黃三太怎麼樣。」那胖婆子遂將王寶靈推推擁擁，由西屋出來，工夫不大，由跨院將黃三太推到了聖母娘娘的屋中。

張茂龍仍來到後房簷，雙腳繃在瓦簷上，珍珠倒掛簾勢，向屋中觀看。那胖婆子將三太推到屋中，轉身出來。聖母娘娘仍將三

太推到王寶靈坐的那張椅子上，面朝西北坐定。此時那女賊又取出一點藥面來，自己先聞了，然後又用紙托著一點藥面，來到黃三太面前。方要給三太吹藥之際，女淫賊眼珠一轉，向三太肋下一看，暗吃一驚：原來此人還帶著鏢囊呢。淫賊看畢，遂說道：「可不給他吹藥啦。」遂將藥放在條案頭上，翻身奔立櫃而來，將立櫃開開，取出一條綢子汗衫，將三太的兩臂一結倒著捆上啦。然後又將三太腰中搜了搜，沒有匕首；又將三太靴口摸了摸，也沒有叉子；然後將三太鏢囊摘下。那鏢囊乃是鴛鴦扣，一摘就下來，皆因為是行家子，那扣一拉就開。由鏢囊中取出一隻金鏢，用手一拈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好重的鏢哇。」說罷，搬了一個凳子，將頂櫃上皮箱打開，然後將鏢囊藏在箱子裡面，用鎖鎖好。三太此時尚被迷魂藥蒙著呢，張茂龍在外面看得明白。只見聖母娘娘用解藥向三太面上一吹，三太登時打了兩個噴嚏，清氣上升，濁氣下降，鼻涕哈啦子往下一流，女淫賊用手帕一擦，三太二眸子一轉，心中明白。聖母娘娘此時在牀沿一坐，三太站起身形觀看，遂說道：「你不是捨藥的聖母娘娘嗎？」女淫賊答道：「不錯，是我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好一個無羞恥的女子，黑夜之間，你將三爺帶到你家，卻要怎樣？你拿黃三爺當作何人？吾乃十三省總鏢局保鏢的黃三太是也。我的老師姓勝名英，字子川。」女賊聞聽笑道：「好好好，咱們是鄉親哪，這乃是月下老人拴就的紅線，你我當有魚水之歡。你跟我在此安居樂業，較比保鏢勝強十倍。」

三太聞聽大怒，遂叫道：「女淫賊！休要胡說亂道！三爺乃是書香門弟，宦家之子，俠義門徒。你乃是倒採花的女淫賊，水性楊花，不如班子裡的妓女，三爺豈能與你這下賤之輩有染？」

女淫賊聞聽，說道：「姓黃的，你不用大呼小叫，我這裡也沒有街坊鄰居。咱倆個紅蘿蔔就燒酒，嘎嘣脆。搖頭不算，點頭算。」語畢，伸手拿劍，口中叫道：「姓黃的，你要是一點頭，管保你豐衣足食一輩子，這個屋子，這個牀帳，你我恩恩愛愛；你若是不樂意，我就手起劍落。」語至此，遂用寶劍向三爺頭頸上一橫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姓黃的，你是怎樣吧？」列位，黃三太豈是畏刀避劍之人？能叫名在人不在，不叫人在名譽壞。

三爺只是搖頭不肯，女賊惱羞變成怒，眼看著女賊手起劍落。

正在此時，後窗戶竊看的張茂龍大吃一驚，只顧看熱鬧啦，此時再想進去救人，可來不及啦。英雄一發怔，打了一個冷戰，衣裳一掃紗窗楞子，「刷拉」一聲響。女賊方挽起手腕來，就聽窗戶一響，杏眼一轉。列位，女賊本是威嚇黃三太，並不是真要殺黃三太，張茂龍這一害怕，衣服一掃窗楞子，自己又發慌，這時女賊可就看出後窗外有人啦。遂平著寶劍向三太肩頭上拍了幾拍，說道：「你不樂意，就算完啦？有布還怕做不了衣服？」遂叫道：「乾娘啊，你將這姓黃的帶下去吧。那王寶靈軟弱無能，這個太橫啦。今天晚上自己睡吧。」張茂龍在後窗戶外，暗中贊美黃三太財色分明，王寶靈孝義雙全。此時又聽裡屋竹簾一響，只見那胖婆子進了西暗間，把三太十字絆一掙，說道：「我們姑娘自己睡啦。」聖母娘娘說道：「乾娘且慢，你附耳過來。」在胖婆子耳旁說了幾句話，張茂龍可聽不真切，隱隱的聽說寡婦睡不著覺；拋在牀底下二百錢，摸錢去就睡著啦。只見那婆子又將三太十字絆英雄帶用力一掙，說道：「跟我走吧。」那婆子衣服甚是肥大，用力一掙黃三太，可將燈就熄滅啦。屋中燈光一滅，那女淫賊遂說道：「喲，乾娘你怎麼這樣慌呢？你有什麼毛病啊？」那胖子說道：「喲，我五十多歲啦，有什麼毛病啊？你不知道這幾日也不知是怎麼的，我每夜裡夢見你乾爹一臉的血跡來找我，所以我心神恍惚。」

張茂龍聞聽，原來這婆子也不是好人，是謀害親夫，我必當殺之。此時張茂龍在房簷上珍珠倒捲簾，兩足尖掛著瓦壘，方要往上翻身的時候，就聽前房坡有聲音，說道：「你下去吧。」

那張茂龍正在頭朝上起的時候，無有還手之能，就聽「撲咚」一聲響，將張茂龍扔在塵埃。張茂龍一提氣，可沒摔著，方要爬起來，女賊跟著也縱下來啦，照定張茂龍腰上就是一腳，說道：「呆子，你躺下吧，哪裡去呀？」

列位，方才屋中滅燈，那本是女賊故意叫婆子弄滅了的，為的出來好拿張茂龍。這一腳將張茂龍踢倒，由腰中掏出一條繩來，將張茂龍二臂一攏，來了個寒鴨晃水，捆了一個結實，用手提著張茂龍奔前院來了。來到上房門前，叫道：「乾娘，點燈吧，拿住啦。這必是鷹爪哇。」提到西暗間屋中，將張茂龍往地上一放，叫道：「乾娘，你拿木盆用油布裹著，將他饋了吧。」饋了就是宰了。接著又說：「這要是回了赤字窠，咱們這裡站立不住啦。」那婆子將木盆取來，放在地下，這木盆三尺多高，五尺多長。然後將油布往盆中一鋪，那油布出木盆外三尺多長，為的是不叫血向人身上濺。女淫賊下令：「乾娘你將他饋了吧。」婆子說道：「我這兩天心驚肉顫，黑夜睡不著覺，你動手吧。」女淫賊說道：「哪年不饋十個八個的？我饋就我饋吧，也不用牛耳尖刀啦，就用我這口寶劍吧。」女賊舉劍方要下手，那婆子說道：「姑娘且慢動手。」女淫賊說道：「他是鷹爪，你還給他講情嗎？」婆子說道：「你看看他盤尖不尖哪？」盤就是臉，尖不尖就是好不好看。張茂龍心中暗道：「好不好，王學生和黃三哥他二位晶貌比我差得遠。我低頭不揚頭，不叫他看見。」女賊寶劍交到左手，右手一推張七爺的太陽，女淫賊本是要殺人的神氣，怒容滿面，見了張七爺俊美出眾，反怒容換笑臉。打量美英雄：黑漆漆兩道寶劍眉，一雙俊目，好似朗星，鼻如懸膽，齒白唇紅，大耳垂輪，面如白玉，真真可愛。遂問道：「這位爺台，你貴姓啊？」張七爺說道：「無名氏。何必多問？」女賊笑道：「可惜你這奇男子、大丈夫，少姓無名，我們婦人還有某門某氏呢。聽你口音也是大清國的人氏，我原籍江蘇省尹家川，我乃尹鳳霞是也。這也是姻緣有分哪，難道說你無名無姓嗎？」七爺一聽大怒，說道：「我乃鳳凰張七爺張茂龍。」女淫賊聞聽，嘻嘻笑個不止，遂說道：「怨不得長得俊呢，原來是鳳凰。鳳凰不落無寶之地，我們這沒有梧桐樹，哪裡引得鳳凰來呢？七爺，這也是前世的姻緣，該當你我成為夫妻。」張七爺聞聽，心中思索，這才與王寶靈奉玉皇爺敕旨牒文，與我黃三哥月下老人拴就的紅線，這又與我姻緣有分。工夫不大，就有了三個啦。七爺想到這裡，說道：「女賊你胡說！我乃堂堂英雄，豈能與你這女賊成其夫婦？」女淫賊說道：「咱是照方吃藥。若沒有你在房坡，我就將姓黃的宰啦。」寶劍橫在張七爺脖頸之上，眉目傳情，木頭底子亂響，站立不穩，五官挪位，萬種風流，說道：「張七爺你一點頭，咱倆是一世的歡樂，吃的是珍饈美味，飲的是玉液瓊漿，身穿綾羅綢緞；你若不允，我手起劍落，叫你落個他鄉之鬼。世界上風流鬼，誰不樂意？你要一點頭，願意在台灣住，咱們在台灣買地蓋房；如不願意在台灣居住，咱們就回歸大陸，我與你快樂三年五載，生產一男半女，咱們就是一家子人哪。」

張茂龍一看女賊真是十分俊美，心中思索：若不然我就應允吧？

又一尋思，我來的時候，楊香五他還要來呢，楊香五腿底下比我快，如果他若是來了，暗地觀看，叫他給傳說出去，豈不是栽一輩子筋斗？黃三太人家就寧死不應哩！想到此處，心中說道：「仍是不應的為對。」女淫賊又問道：「七爺，你應不應啊？」張茂龍搖頭道：「不應，殺吧。」女賊又道：「七爺，你心眼活動點。」張茂龍道：「沒有活動，不應。」女賊道：「我可要殺啦，休怨我無情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你殺吧。」女賊說道：「我手起劍落，你小命就完了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愛殺就殺，何必多問呢？」女賊笑道：「我怎麼捨得呀？」張茂龍道：「你隨便吧。」女賊道：「我也不殺你，也不剝你，也不宰你。我將牀帳收拾好了，我叫乾娘脫了你的衣服，叫你裸體，我用手摸你。」張七爺一聽，說道：「那可不成。」女淫賊又說道：「我這就脫你的衣服啦。」說著話就要向前去脫。

此時急得美英雄沒有法子啦，眼珠一動，計上心來，笑道：「美人，我不是保鏢的，若是保鏢的，來到台灣幹什麼來呢？我是吃橫梁子的。白天我看你在壇上捨藥，我看美人長得太好啦，引動我七魄三魂，今夜晚間我特意前來，會會美人。你如果不殺我，真心實意愛我，咱們是白頭到老的夫妻，為什麼三天兩天呢？你將我解開吧。」女賊聞聽，笑道：「你們小白臉不可交，嘴賽蜂蜜心賽刀。咱二人成其美事，你說山西煤是白的，我都信。你此時說話，我有點不信。我得將你身上的兵刃搜出來。」遂將張茂龍練子錘兵刃等物搜清，叫道：「乾娘將他的兵刃包起來，藏在暗間屋中去。」又叫道：「七爺，我將你解開，你若是一跑，我用飛抓抓你。我還有迷魂帕，我可將你脫光溜摸你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你叫我走，我也不走。」女賊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就收拾牀帳，安歇睡覺吧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那有這麼忙的？我此時還沒吃沒喝呢。」女賊說道：「那還不好辦嗎？」說著話叫道：「乾娘，放好了墨石面的茶几，沏上一壺好茶葉。」胖婆答應一聲，把茶桌放好，復又來到廚房，沏了一壺

茶。女賊又吩咐乾娘道：「你給我們預備點菜。」胖婆子說道：「你們吃什麼呢？」女賊說道：「溜肝，炒肚，佛手疙疸炒裡脊，再來一碗冬筍湯，兩壺酒。」女賊又對張茂龍說道：「你在西面坐，我在東面坐。你要在外面我不放心，我怕你跑了。」胖婆子去不多時，將杯箸擺好，菜也擺齊。女賊在東面坐定，將寶劍放在身旁，閉住了東暗間門。女賊說道：「張七爺，咱二人得猜兩拳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我不會猜拳。」女賊說道：「你那是胡說，綠林道的人，哪有不猜拳的？不要客氣，以後你是七爺，我是七奶奶，夫婦之間，還客氣什麼？」張茂龍一想，猜拳也不錯，心中說道：「楊香五他們二更半天準來，我們二人猜拳，也好耽誤工夫，等楊香五、賈明、侯爺他們來了，就好辦啦。」張茂龍想到這裡，說道：「咱們猜兩拳吧。」女賊遂將手伸出來啦，張七爺臊得桃花臉通紅，女賊是常和男子喝酒的，滿不在乎。

二人猜著拳，女賊借著酒力，淫邪可就來啦，將腳順著桌子底下，可就伸過去啦。張七爺趕緊一閃身形說道：「夫妻之間，畢敬畢恭，你豈不聞舉案齊眉嗎？咱倆乃是長久夫妻，不要輕薄了。」女賊被慾火燒的。哪裡還聽得進張七爺說什麼？張七爺一伸手，正喊道：「五魁手呀！」女賊伸著一個手指喊道：「鳳凰咱倆好哇！」

正在此時，就聽房上有人喊道：「咱三人好吧！」說罷，遂叫道：「張茂龍小子不是東西，你給我丟人啦！」說著話，只聽得窗戶咕咚一聲響，進來一個人。女賊手擎寶劍一順身由屋裡就縱出去啦。你道來者是誰？正是傻小子賈明。為什麼賈明先來啦？咱們慢慢再表。賈明上了炕，揚起手來，照定張七爺就是一個嘴巴。張茂龍的桃花臉哪裡經得住他這金鍾罩的手呢？張七爺一仰身叫道：「表弟，你拿女賊要緊，你打我幹什麼？」金頭虎遂喊道：「女賊你跑不了！我從窗戶進來的，我還從窗戶出去。」女賊在院內二聽，還打窗戶出來，心中暗想：你只要打窗戶出來，就跑不了你。女賊遂手持寶劍，站在窗戶旁邊，單等金頭虎一探頭，就是一劍。哪知道賈明是金鍾罩，剝上也白剝。金頭虎由窗戶果然往外一鑽，腦袋剛一鑽出窗戶，女賊手起劍落，就是一劍。金頭虎並不躲閃，一抬頭，這一劍正正剝在天靈蓋上，只聽咯崩一聲響，將女賊的手腕子倒給閃了。女賊趕緊躡上房去要跑，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會上房，我也會上房。」女賊先上房，遂用劍將瓦挑下十幾塊，拿在手中。

金頭虎來至近前，向房上一縱，女賊一揚手，那十幾塊瓦就砍下來啦。金頭虎正縱至半截，哪能躲閃？嘩啦啦正砍在金頭虎頭上。賈明說道：「好小子，你真砍哪。」說著話，還往上縱。

女賊一看，砍不動他，翻身就跑，金頭虎在後緊緊跟隨。來到二道院內，女賊用劍照定金頭虎面門便刺，金頭虎趕緊用手護著面門，說道：「那可不行，就是五官怕著傢伙。」女賊心中明白，這小子原來是金鍾罩鐵布衫的功夫，於是用劍照定金頭虎的下身便刺。金頭虎用杵護住，遂說道：「小金頭虎也怕傢伙。」女賊一聽，嗤的一聲笑啦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叫鳳凰將我迷住啦？我心裡淨惦著鳳凰呢。他無論是什麼功夫，他也得怕迷魂帕。」女賊想到這裡，遂跳出圈外，將劍交於左手，右手向左袖中一摸，用中指將帕環一勾，將迷魂帕勾出，對著金頭虎刷啦一抖迷魂帕。金頭虎一晃悠沖天杵，也不打嚏噴，對女賊說道：「那不管事。」女賊心中暗想：他怎麼不怕呢？必是藥沒抖在他的面門上。於是又向金頭虎緊緊抖了幾下，金頭虎還是說話，兩眼也不發直。女賊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啦，心中一納悶，嘴裡可就說出來啦：「你怎麼不怕迷魂帕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那叫迷魂帕呀？告訴你吧，白天在廟上，你用迷魂帕迷人，我早就看出來啦。我方才來的時候，我早將鼻子跟堵住啦，你怎麼抖也不怕。女賊你為什麼在廟上將小白臉迷來，不將我迷來？今天你走到哪裡，我追到哪裡，我與你死冤家活對頭沒完。」女賊一看金頭虎是軟也不怕，硬也不怕，真是沒有法子。心中想道：「我若是往外一跑，他就不能追我啦。我這裡有的是金銀，他們為的是發財。」尋思至此，女賊遂躍上清水脊卡子牆。金頭虎在後面跟著也往上縱，女賊一伸手將金頭虎沖天杵小辮揪住，右手掏出飛爪將金頭虎小辮就給抓住啦，一鬆手將金頭虎摔在地下。女賊心說，我用力一拉飛爪，將他的頭髮給拉下來，一見血跡，金鍾罩就算破啦。女賊想罷，遂用力就拉飛爪，金頭虎用手持住飛抓練子，一隻手一橫一字杵，將鐵練子就別斷啦，女賊幾乎鬧一個大翻身落將下去。女賊急忙將飛抓套從手腕上摘下來，跳下清水脊卡子牆，往外就跑。

金頭虎頭上抓著飛抓，帶著三尺多長的鐵練子，他也不往下摘，在頭上掛著往前就追，兩隻腳還直踏那鐵練子，金頭虎就將鐵練子繞在脖頸之上。前邊聖母娘娘木頭底嘍囉咯噠；後邊金頭虎脖子上的鐵練子唏哩嘩啦。出了桃杏林子就是山道，皆因聖母娘娘穿的是木底鞋，在前面跑著，一踏石頭，恰巧將木底鞋給擱折啦。聖母娘娘本來比金頭虎快，木底鞋這一折，有繩子連著，雖掉不下來，可就慢啦，要不然金頭虎也就將聖母娘娘追丟啦。聖母娘娘腳底下這一慢，金頭虎在後面可就跟上了。

聖母娘娘在前，金頭虎在後，正在向前奔走之際，只見從旁來了三條黑影，鹿伏鶴行，直奔金頭虎來啦，金頭虎忙道：「誰呀？」只聽有一人答道：「我。」「幹什麼，臭豆腐？」金頭虎就說道：「蠻子，姦情出人命，咱們弟兄同堂學藝，可別因娘們犯了心病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誰跟你爭娘們？幫著你拿賊。」第二位就是老美侯爺，金頭虎說道：「侯爺，聖母娘娘我可占下了，誰可也不許奪我的功勞。」侯爺說道：「是啦，一定叫你拿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賈賢弟，沒人奪你的功勞。女賊甚快，怕你一個人拿不著，我們來幫著你拿。我們三個人上前圍住了聖母娘娘，女賊見我們在前面，必然得回來，你再迎頭拿他，你可別用我們幫著你動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如果要用你們幫著動手，我就不姓賈。」楊香五與侯爺附耳說了幾句話，此時聖母娘娘已經奔西南跑下去啦。西南上就是樹林子，楊香五與歐陽德也奔西南樹林子就走下去啦。女賊進了樹林子，打算越過樹林逃走，女賊是由北面進的樹林，打算由南面逃走。女賊將走至樹林南口，只見兩道光耀耀，叫道：「女賊哪裡走？千里獨行俠侯華璧在此。」聖母娘娘一看，打了一個冷戰，轉身往東便跑。又見樹林東出來一道黑影，掌中一口明亮匕首短刀，一聲吶喊：「呔！女賊休要往東來，小毛遂楊香五在此。」聖母娘娘抹頭往西便跑，樹林西面又一人吶喊：「女賊不要上這裡來，歐陽德在此。」手中拿著明亮一口雁翎鋼刀。聖母娘娘一看，三面都有人把守，轉身回去吧，遂又向北跑去。忽聽北面又有人喊叫：「小子，你作法都鑽不出，四門堵你。」眾英雄東西南北四面圍住，捉拿倒採花女淫賊。女賊在樹林之中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這群人也太難以為情啦，我乃是婦人之輩。」遂抬左腿，用寶劍將木頭底削去，寶劍又交於左手，一抬右腿，又將右腿木頭底削去，將寶劍拋出了樹林，女賊抱住一棵松樹，叫道：「你們拿吧，我不能走啦。」楊香五用火折一照，原來聖母娘娘抱住了一棵松樹。楊香五遂喊道：「賈明你拿吧！」傻英雄說道：「你們三個人拿吧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叫我們三個人一動手，你就不姓賈啦。我們給你圍住啦，還是你去拿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拿就我拿。」金頭虎來到樹林內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娘們，這樹跟你有什麼過節呢？」此時賈明心中暗想：這個小娘們長得很好，我將他拿活的，交給他們三個人。傻英雄又一想：我睜著眼去抱小娘們，我害臊，我閉著眼去抱她，我咬兩口肉解解恨。想到此處，金頭虎遂將眼一閉，雙手揚起，對著女淫賊抱去，張開口就奔女賊咬去。那女賊見金頭虎抱來，一閃身形，由北面就走啦。金頭虎這一口，正正咬在松樹上啦，牙牀子也破啦，血也流下來啦，將松樹皮咬下一大塊來。那位說，傻英雄金鍾罩不能見血，若是見血，金鍾罩豈不破了嗎？列位，牙牀子是賴肉，能見血，因為有金鍾罩鐵布衫，牙是壞不了的，並破不了金鍾罩。金頭虎自己也笑啦，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，女賊哪裡去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問誰哪？北面上無人，女賊由北面走啦。你是怎麼拿的呀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閉著眼去抱的，我打算連人帶樹都抱住了，狠狠的咬一口解解恨，未想到一口咬在樹皮上啦，把我的牙牀子都咬破啦。真倒運，女賊也沒拿住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女賊也走啦，咱們回去看看黃三哥、張茂龍他二人怎樣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對啦，咱們趕快回去吧，女賊屋裡有頂箱立櫃。方才只顧跟女賊滾啦，我也忘了發財啦，快回去吧。」說著話，遂奔桃杏林而來。侯爺腳底下甚快，侯爺看女賊脫身走了的時候，就先奔桃杏林走下來啦。金頭虎與楊香五、歐陽德三人，遠遠就看見桃杏林烈焰騰空，金蛇亂竄，張茂龍、黃三太與侯爺、邱成大眾等在桃杏林外站立。金頭虎問道：「誰放的火？女賊屋中頂箱立櫃，還有銀子呢。你們放火沒將銀子拿出來嗎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銀子拿出來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銀子拿出來就算完啦。走吧，咱們上樹林子裡頭分銀子去。」大眾這才來到樹林之內，將銀子分作兩堆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一個人分一堆，你們大家分一堆。我用腦袋撞窗戶，出窗戶時候，還挨了女賊一劍，在院中叫女賊用瓦還打了我一下子。你們來的時候，都沒有什麼事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就是叫你分一半吧，你不用不合算，依你挑，這兩堆你擁一堆。」金頭虎挑了一堆多的，遂向兜囊就裝，兜中也裝不

了啦，用手巾包好帶在腰間。大眾又將賈明揀剩下的這堆，人人拿點裝入兜囊之內。要按著規矩說，這宗錢應當施捨，作慈善之事。

大眾皆因為來在台灣，道路甚遠，叫金頭虎都帶著，用錢的時候，他也得向外拿，此時他帶的多，不過多受點累。大家分完了錢，楊香五遂對黃三太、張茂龍說道：「這桃杏林已經點著啦，也沒有什麼事啦。那學生王寶靈可曾救出來麼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王寶靈也救出來啦，還救出幾個少年來，都是與女淫賊有染的。將肥胖婆子也殺啦，還殺了一個丫環，殺了一名男的，其餘都四散逃走了。那幾個年輕之人，都是此地人氏，離此俱都不遠，叫他們都自己回家去了。桃杏林這一燒，於本地面省了好些事，要不然地方官還得驗屍拿賊。」楊五爺聞聽，點頭說是。金頭虎在旁說道：「張茂龍小子，你為什麼與女淫賊喝酒猜拳，給我栽筋斗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我與女賊猜拳喝酒，為什麼給你栽筋斗？我那是不得已，女賊有迷魂帕，將我拿住啦。他要與我成為姻緣，我執意不允，他就用寶劍威嚇，將劍放在我的脖子上，我也沒答應。以後他又不得殺我啦，要將我捆著，扒去衣服作賤我。我實在無法啦，我才應允。我跟女賊喝酒，為的是耗時間，等著你們來好救我們。」楊香五在一旁向金頭虎直笑，也不言語。侯爺說道：「楊五爺別叫賈爺給磕頭啦，張七爺並不是有邪念與女賊喝酒。」原來，金頭虎與楊香五二人在店裡說閒話，楊香五說道：「此時張七爺與聖母娘娘准對面吃酒呢。張七爺都慌神啦，等不得啦，非要先去不可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能夠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要不信，你去看去，張茂龍要沒跟聖母娘娘對面吃酒，我就給你磕一百個頭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去看去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他要是果然跟聖母娘娘在一堆喝酒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他要是與聖母娘娘在一處喝酒，你就不要給我磕頭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不給你磕頭，你可得給我磕一百個頭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吧，他要真跟聖母娘娘在一處喝酒，我就給你磕一百個頭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咱們空口無憑，你得找一個保人，我也找一個保人。」楊香五的保人當時就有啦，可沒有人保著傻小子。金頭虎問了半天，還是沒有人答話。老美跟賈明是朋友，遂說道：「我保著賈爺。」賈明這才先奔桃杏林。所以賈明此時不依張茂龍，因為楊香五叫他磕頭。還是黃三太給說合啦，三爺說道：「張茂龍要是真與女賊有邪念，還能夠大聲喊鬧喝酒嗎？香五你別取笑啦。」賈明這才說道：「女賊也跑啦，那被難的人咱們也給救啦。咱們大家還不就此奔王府，探聽小老鼠的下落嗎？」黃三太、楊香五等聽罷此話，就要起身奔王府。侯爺說道：「且慢，此地距離王府還有一百多里地呢，這個事也不是忙的。」大眾一聽侯爺說的有理，這才由樹林奔店房而來，仍不走店門，躡房越脊，來到屋中，大家休養精神。至天光大亮，三爺早早起來，穿好了衣服，由後牆出去。

等到店家開了門啦，遂來到櫃房，叫道：「掌櫃的，昨天有一伙計賣紅貨的住在貴處啦。勞您駕，您給回一聲，就說有姓黃的來找，我們是在一處作買賣的，昨天他們將我落在後頭啦。」

店家答應一聲，轉身來到裡面一說，侯爺這才出去將三爺迎進店去。列位，這是為的遮掩眾人的眼目。昨天住的是十一位，今天出去十二位，豈不叫店家生疑嗎？且說大眾俱都梳洗吃茶已畢，金頭虎叫道：「店家，有什麼好吃的？你給我們開兩桌，愈好吃愈好，我請客不怕多花錢。」

眾英雄早飯已畢，開發了飯錢店錢，仍是兩位保鏢，十個賣紅貨的打扮，侯爺在前，三太在後，一路無事。這日大家來到了台灣省城北下關，在茶飯鋪喝茶吃飯，侯爺說道：「我前次來過兩次，進台灣省城，有護城兵把守，必須驗了貨才能放咱們過去。要是進城，人家一驗貨，咱們沒有貨，那可怎麼辦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沒有貨讓他賠咱們。」侯爺說：「這不是胡攪的事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，你這就沒有主意啦？咱們不會不走城門嗎？咱們今天先在城外遊玩一天，等到夜晚的時候，咱們爬城進去。」侯爺說道：「還有護城河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高恒會水，你我會水，咱們將他們背過護城河去，還不行嗎？」天至掌燈時候，十二位順北門外堤坡向西走去，將衣服及紅貨匣子打成了兩個包兒，十二位英雄就在堤坡換了水衣水靠。高恒先下水試探深淺，約有二十餘丈的護城河，當中有五六丈深。高恒先覺到城根，一看城根是三合土砸的，岸上垂楊柳非常好看。高恒復又轉身回來，將此水深淺說與大家聽了。於是高恒、侯爺、金頭虎，每人背三位，這才將眾人背過護城河。

來到城牆根，黃三太先用飛抓搭住城牆倒把磚，順著絨繩上了城牆。伏在牆頂，向裡一看，黃三太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，抹身下了城牆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咱們這趟台灣白來啦。」

眾人忙問道：「怎麼白來了呢？」三爺說道：「城內的護城兵帳棚，全是十丈來遠一個，帳棚上高掛號燈，號燈上寫著號頭。咱們上牆這兒，正是三百八十三號，再向兩旁觀看，三百八十四號，三百八十二號。咱們如何下得去呢？豈不是白來一趟嗎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怎麼著，白來一趟？千山萬水，我這兩條羅圈腿，可實在不容易。咱們十二人之中，誰有主意誰可快說出來，誰要不說，我可要罵街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罵誰呀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罵你。」楊香五說道，「你為什麼罵我呢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有主意不辦去，我就要罵你呀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有什麼主意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身體靈便，你有損陰喪德的薰香盒子。一個帳棚裡也就是有六七個人，你用薰香盒子，將三百八十三號的帳棚裡頭兵先薰過去，然後我們就打三百八十三號的帳棚後就下去啦。」楊香五一聽，金頭虎比誰都伶俐，比誰都想得到。楊香五對侯爺、黃爺等說道：「賈賢弟說的甚是，要說用薰香盒子，我連著薰倒十個帳棚的兵，都用不了多大的工夫。就是我先爬過城牆去，先將那三百八十三號的兵薰過去，然後我一拍掌，你們就下城牆。咱們進城，盡如反掌。」侯爺、黃爺眾人等點頭稱是。楊香五遂用飛抓抓住城牆倒把磚，上了城牆。眾人隨後也俱都用飛抓，抓住倒把磚，上了牆頂，摘下飛抓，臥伏在牆頂之上。楊香五先爬到女兒牆，用飛抓抓住倒把磚，臉朝外，足後跟蹬著牆，下得牆來，一抖絨繩，摘下了飛抓，裝入兜囊，悄悄地來到三百八十三號帳棚一看，裡面有四位護城兵，正在裡面鬥紙牌呢。又聽那一位老者說：「兄弟，你別看熱鬧啦，你還不去接口號去？」就聽那看熱鬧的弟兄答道：「老兄，你放心鬥牌吧。我剛接得口號來，再鬥一個時辰都不要緊。」那老者此時已經將牌抓起來啦，那看熱鬧的兵在旁說道：「老哥這把牌真好。」那老者說道：「今晚一把也沒和，好什麼？還是和不了。」說著話，忽然喊了一聲：「什麼氣味？」手中牌立刻就掉在地上啦。旁邊那位剛要說你怎麼把牌掉啦？話還沒說出來，咕咚一聲栽倒啦。那三位鬥牌的也都東倒西歪，不知人事了。列位，小毛遂楊香五下得城來，一看裡面有人鬥牌，自己遂聞上解藥，薰香盒子裝好了薰香，將仙鶴嘴向外一抽，遂由帳棚後面將仙鶴嘴插入帳棚，一抽仙鶴尾巴，兩翅膀一扇，那薰香就進去啦。楊香五一看，裡面眾人俱都東倒西歪啦，遂來在城根下，對著城上慢慢拍掌。